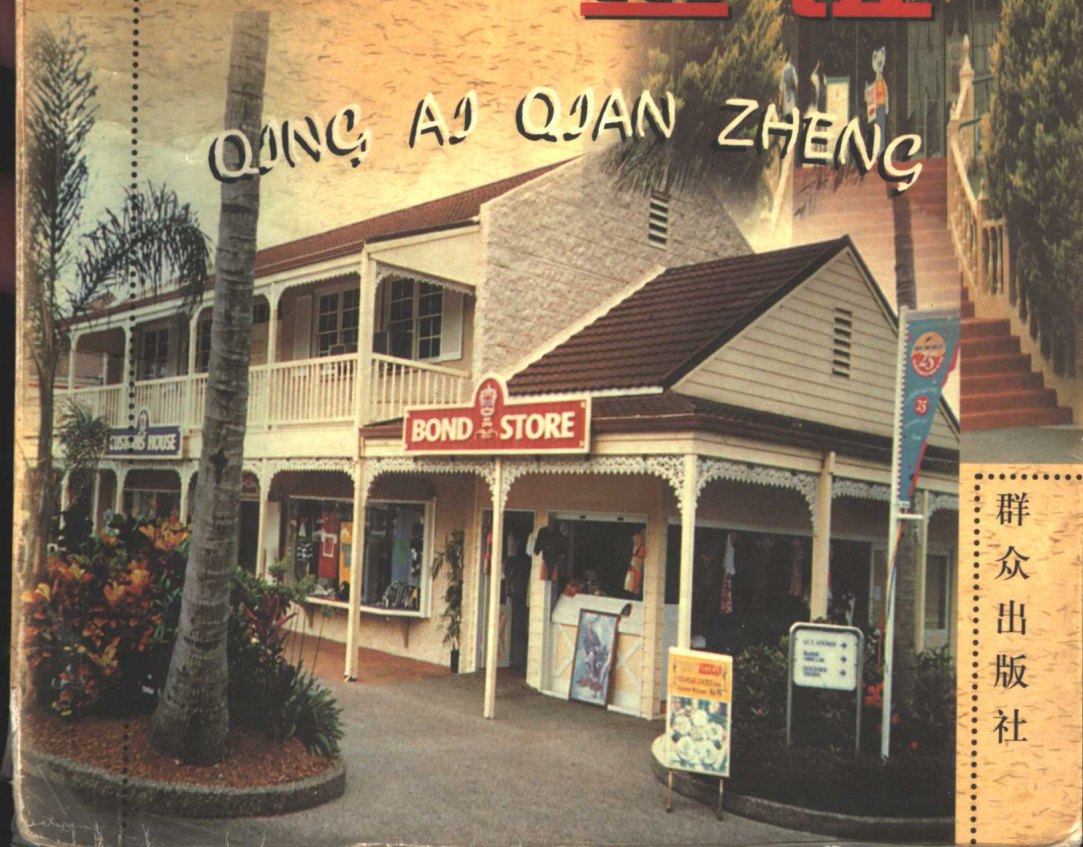


常晖 ⊙ 著



情爱签证

QING AI QIAN ZHE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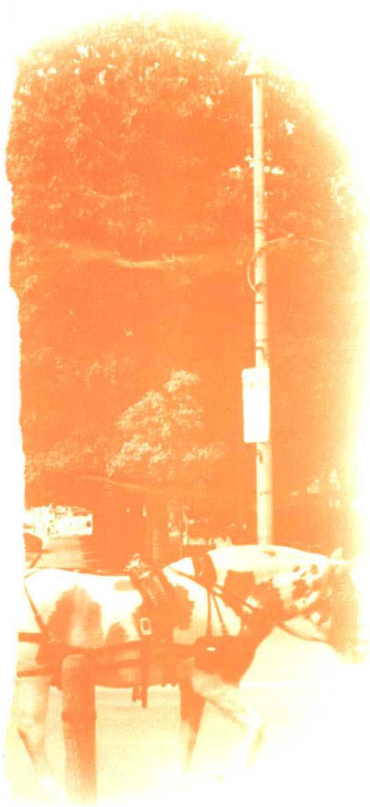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出版社

情爱

签证

常晖
◎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爱签证/常晖著. —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1999

ISBN 7-5014-1947-7

I. 情… II. 常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40531 号

情爱签证

常 晖 著

责任编辑: 王志祯

封面设计: 王紫华

技术设计: 王焰华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印 刷: 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165 千

插 页: 2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1947-7/I·790

印 数: 4000 册

定 价: 13.50 元

一部颇富异国情调的情爱小说，描写美丽女性跨国寻夫
一幅旅外华人的世俗风情画，展示异化环境中的异化人性



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……她转眼对着老板，两道细眉像两弯冷月儿，直逼老板的心……这个陌生的女人，让他受了诱惑……他感到自己冲动难抑，而黑暗，给了这冲动一把钥匙，要他也去开一扇门……他打开浴室的门，看见裸着身子的她正坐在浴缸里冲澡，水流在她周身形成一片热腾腾的雾气……

第二章 (24)

……“你知道现在有脱衣舞男吗？看来你可不够格！”……“爱情”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……她的丈夫出现了！那是个穷凶极恶的形象，是要致他于死地的形象！……他不禁去抚弄她，从中得到无限快乐……“你要防着点老板，他是出了名的！”……

第三章 (49)

……“……希腊的女孩没说的，绝对迷人，比起来，奥地利的女人野得没味道！……”……汪如彪突然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他甚至有点恶心……她的面色恢复了些，白里



透点红，双唇则樱桃般诱人。一个尤物，他想，一个紧追自己不放的尤物……他貌不惊人，体不雄健，却是情场高手……

第四章 (76)

……波音 747 于午后的金色阳光里跃上蓝天时，汪如彪感到一阵激动……汪如彪向来有点惧怕父亲……郑小姐的粉色套装总让他联想，想到徐丽媛的粉色睡袍。那个销魂之夜，她便在浴后穿了粉色的睡袍，云霞般飘向他……

第五章 (96)

……汪如彪忍不住伸出手指去逗那鸟儿，却听一声猛吼：“住手！”……“她？帮你开餐馆？你用的是她的钱？”……自从与女人打交道，他就有了头痛症状，不很激烈，但持久……“如彪叔，多瑙河真是蓝色的吗？”……不去诱惑他的田静，已经把他诱惑得昏天黑地……

第六章 (118)

……爱情像轰炸机，炸得两人晕头转向……徐丽媛就像精灵一样缠着他，使他的渴望变成恶魔，在想象中与她交欢……罪恶啊罪恶，他咒骂自己，但他收敛不住那样的狂想，甚至也不想收敛……“如彪！可把你盼回来



了！快吻我！”……

第七章 (138)

……男人不是仅仅出于好感才会同女人发生关系，有时仇恨会给人更多的欲望……人的道德感一旦丧失，便是沉沦的时候了……“我忘不了你，但我不愿破坏你的幸福……”……她没有去看他，只感觉他的手伸过来，捉住了她的……

第八章 (164)

……“……答应妈一句话，不要苦了自己。”……她看着桌上那封写给黄佳的信，胸中涌动一股强烈的由对比造成的渴盼，渴盼被爱抚……她的呼吸不再均匀，她被他温柔而狂热的话烧得遍体鳞伤……“你身为女人，说起话来比男人还无情无义，我……我要的是人，不是钱！”……她那颗滴着血的心，已迫不及待地飞向欧洲……

第九章 (190)

……表舅的家在巴黎新区，新区在凯旋门外……她想此刻自己也在变成复仇女神，她被她们的精神激荡着，不能平静……“一个意大利女人，美得像深红色的玫瑰花”……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被拒签了？……无奇不有的巴黎啊，最高贵典雅的艺术品在此云集，最乌七八



糟的性变态也在此寻得温床，想象那音乐之都维也纳，又会有怎样的街景展现在汪如彪的面前？……

第十章 (217)

……“……你若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杀了你！”……“……有准确消息说意大利正要大赦非法移民，你用我给你准备的法国护照进入意大利，之后把它还给那头接应的人，你再去用自己的护照申请大赦，你就可以持有合法的意大利移民签证了。”……“……她是个好姑娘，虽然我没得到她。”……

目 **第十一章** (243)

录

……“我是蒋老板的人，别怕。”……噩梦中，小三子的脸扭曲成青面獠牙的妖魔，他用肮脏的魔爪剥去她漂亮的衣服，然后把他光裸的身子压住她，兀自呻吟着……那是怎样耻辱的瞬间，却是已经发生了的瞬间，她觉得自己将永远背负它造成的十字架，痛苦地爬行于男人横行的世上，在生存的夹缝里苟延残喘……夏夜的罗马，角角落落都渗透着浪漫的气息……

第十二章 (267)

……李忠思将她按倒在床上，看她如花的面孔，散乱的长发，“我要你！”……“我也爱

□ 情爱签证 □



你！快离婚吧！”……汪如彪的手颤抖着，仿佛不知自己身置何处，只感到某种灾难的逼近……在雪色中，田静乘坐的飞机冲上了夜空……

目
录



第一章

在奥国的一座山城里，雪落了下来。

雪不大，稀稀疏疏的，粉末状的白色尤物，于路灯的光晕中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，有种浪漫，却是凄惶而充满寒意的。静止的街景在动态的天空下尤显出寂寥的氛围；远处的群山黑沉沉的，隐约的林木透出冬季的窘迫。

这光景，裹着大衣的汪如彪像往常一样，踏进了他做工的中餐馆的门。

一向少言寡语的他，今晚显得有点憔悴。一米八的个头似乎矮了一截，年近三十的面孔上仿佛也生出些鱼尾纹。老板娘瞧见了，颇带些心疼的口吻说：

“哟！昨晚一个人干，累坏了吧？不过会好的，将那骚货辞了，落得老板清静，也为店里好呀！今晚会有新来的姑娘，到时你多带着点她，她是新手，在家做太



太，闲着无聊，出来找点事解解闷而已。”

汪如彪“嗯”了一声，便去换衣服。大衣上带了雪花，他掸掸，将衣服挂上架子，无意间瞥见旁边的衣架上有一件女侍背心，黑色镶金边，还是刚被辞退的女侍穿过的，那烫了蓬松头发的女子的身影便猛然跳了出来，穿了黑背心，细腰儿一扭一扭的，并不很大的眼睛有种说不出的狐相，小嘴儿那么浅浅一笑，脸面立刻很诱人。他觉得她实在耐看，看着她，他那男人身上埋藏着的异样感觉会蠕动起来，如惊蛰时节的虫兽。未料这女子究竟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仿佛他的高个儿倒比不上老板的矮胖身子，她一个媚眼抛出，老板便心摇神荡了。

当然，没出几个星期，老板娘便把一切看在了眼里。有一晚，小女子穿了短裙，黑丝袜在剪刀似的两条细腿上忽明忽暗地闪着光。她端了盘子去上菜，迎面碰上老板，她拿眼睨了他一下，他就势掐了她腰里一把，老板娘暗里瞧着，一股子气就再也咽不下去了。当晚，客人散尽，老板娘叫来女子，当着老板的面，静静地发话：

“放屁还看个风势，你这骚货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！今晚结账，走人！老板也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”

她转眼对着老板，两道细眉像两弯冷月儿，直逼老板的心。老板一声不吭，像个没气的皮球，被老板娘指桑骂槐的凛厉话语刺得体无完肤。


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汪如彪却是第二天上工时方才知道。他一个人沮丧地干着活，心情忐忑不安，好像丢了一件宝贝，一件他从未得到、却能让他兴奋的宝贝，因为那宝贝的一举一动，曾是他看得见的，如今却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他心中泛浮起某种空虚的苦涩滋味，孤身一人，苦战国外，晃眼间，已打了六年的工，年近三十，是否也该有个家了？这种想家、想女人的感觉，之于汪如彪，是近一年来的新鲜事物，从前他绝无这种儿女情长，除了打工，就是哥儿们聚会……

汪如彪努力将自己从沉思中拽出来，走出换衣室，懒散地穿过甬道，正欲拐进厨房，那边老板娘的声音传了过来：

“如彪，来认识一下！”

汪如彪趑趄回身子，往前穿过两只立地大花瓶，看见老板娘正和一高个儿女子说着话，他定睛一看那女子的脸，不禁愣住了。

这个女人他认识，事实上，岂止是认识！

他机械地迈步向前，老板娘不知就里，介绍道：

“这是徐丽媛，从今天起，她同你一起干，关照着点她；小丽，这是汪如彪，在这干了六年了，你有事找他。”

被老板娘唤作小丽的女人在一旁抿着嘴笑，笑得汪如彪忐忑不安。

徐丽媛！一点不错！这名字如雷灌耳，汪如彪又回



到那晚的牌桌上。

在奥国打工的日子里，生活里若说还有什么乐趣的话，就是玩牌。玩大玩小，由了兴致而定，大不了向老板娘赊点账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汪如彪从未失信过。不久的一个晚上，牌友“三缺一”，便约了他，他刚跨进牌友张有明的家门，迎面看见了一个陌生女子的脸，二十七八岁的模样，汪如彪眉头一皱，想“三角裤”聚会怎么招进了女人。

张有明热情地介绍道：

“如彪，这位女士姓徐名丽媛，她和先生搬到这城市不久，先生老跑东欧，生意忙，她总落单。今天知道有牌局，她也来凑个热闹。”

汪如彪不禁又瞧了她一眼，看见她眼里眉间全是笑，描做的上下眼线，在笑靥里合二为一，如两道黑色的光，亮亮地灼人，涂了深色口红的嘴唇，也弯成了一枚纤细的腰果儿。她身着雍容华贵之服，蓝色丝质的衣裙下挺着丰满的身体，高挑的个子尤其惹眼。汪如彪还没来得及问候，徐丽媛已经大方地打招呼了：

“你好！玩牌不分男女，你不要皱眉头，待会儿你手下不必留情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！”张有明凑趣道，“小徐有眼力，看准如彪是只老姜了！”

徐丽媛还是那么微笑着，汪如彪惊讶于她一脸的坦然，那份坦然让他觉得她就像有一部奥国电影里的女主



角，搞了部 Lamborguini 豪华敞篷轿车，车里有一提箱，箱里躺着大叠大叠的钞票，小储藏柜中还有一把手枪，真格的，黑油油，沉甸甸。这女人夜闯神秘的俱乐部，喝两杯伏特加壮胆，然后对业主说要玩大的，边说边打开手提箱；业主瞠目结舌，犹如面临天外来客。她走进里间，神态自若地坐上牌桌，几个赌将拿醉眼瞧她，她手心出汗，面色却不变，微笑着，一根一根地抽雪茄，坦然面对输局，直到赌上那辆漂亮轿车，她还说，没事，这是我的夜晚，然后在关键处力挽狂澜，可谓山穷水尽，又柳暗花明，当对方亮出 9，9，9，9，J 时，她轻嘘一口气，将手中的五张牌摆出，竟是清一色的红桃 K，Q，J，10，9。对方傻了眼，她便微微地笑着，把钱揽进箱中，手枪和人影一晃，径直出门，后面一队人马追着……

汪如彪想着那些惊险镜头，恍然之间，竟将徐丽媛的脸幻化成那女主角的脸，前者嘴里吐出的烟圈也满是后者喷出的雪茄味儿。

大家玩了几局麻将，汪如彪赢了徐丽媛一把钱，就知徐丽媛并非那叱咤风云的女主角，牌艺不高，甚至应该算新手。尽管她玩得很用心，却是倔强多于手段；然而她那女性的活泼和大方，惹得张有明和另一个叫陈祥的牌友十分激动，洗牌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碰碰那些玉指，嘴里不时地开两句不重不轻的玩笑，手下还时常明显地给她留情。汪如彪看在眼里，不禁觉得好笑，放他



们一码吧，他思忖着，都是离了婚的人，三十大几的，难免有心事。

“和了！清一色！”徐丽媛这时大叫。

张有明和陈祥叼着烟，满脸堆笑，几乎齐声说：“厉害厉害，后下手为强，和得好！赢了钱，是你老公请客，还是……”话中有话，徐丽媛却不生气，也不接茬，只是微笑，将钱数数，看看汪如彪，看的样子有些奇怪，好像含了点什么意味。

张有明兴犹未尽，暗示着对徐丽媛说：“我们这男人俱乐部有规矩的，女人来玩牌，输了我们请客；赢了，嘿嘿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”

徐丽媛脸色微微一变，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：“说呀，有种的你说呀！光明正大的，没事儿；想趁火打劫，没门儿！”

陈祥见势不妙，赶紧缓和气氛：“有明爱开玩笑，小徐别当真啊！”

徐丽媛并不理他，却对着一言不发的汪如彪不满地说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，见死不救？”

短短的一句话，含了几分埋怨，又有几分撒娇，令汪如彪大惑不解，却令那两位大惊失色。张有明正要发言，徐丽媛突然看了看表，打了个哈欠，恢复了一贯的笑容，友好地说：

“晚了，该走了，下次再玩。汪先生有车吗？没车就由我送吧！”



这话简直是说给张有明听的。陈祥不禁喷着嘴说：

“如彪有福气，有福气！”

徐丽媛穿上大衣，拿了提包，对着汪如彪说：

“走吧！”

汪如彪没了主意，觉得很不妥，却没人帮他，相反，那俩哥儿们在一旁催着他走。

他跟她出了门。

他进了她的车，车里黑黑的，见她坐在驾驶位子上，并不发动马达，双眼看着他，汪如彪如堕五里云雾，想说什么，却找不到词。他之于女人的经验几乎是零，此时便只有被动的份儿，被动地坐在一个女人的车里，坐在一个还挺漂亮的女人的身旁，被动地体会着既尴尬又充满蛊惑的感觉。

外面的雪轻轻地落，朦朦胧胧的夜色，仿佛睡着了，一切都很静，空气发出丝丝的细音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徐丽媛轻声问，“你家住哪儿？”

“哦，”汪如彪赶紧回答，“往前开，过第二个红绿灯时右拐，然后……”

“然后你再告诉我吧！”她说。

一阵暗香袭来，是她身上的香水味，被牌桌上方的烟味掩盖了的香水味。这味儿如丝如缕，钻进他的鼻孔，继而散延全身，仿佛藤蔓，层层圈圈将他缠绕。这个陌生的女人，让他受了诱惑，况且几乎是生来的第一次，于是那诱惑使他产生了奇怪的感觉，使他拘谨、不



适，极想逃脱，却失了精力，如同在梦中，要跑，腿却软软的，用不上劲。

“是不是第一次有女人送你？”她的问话像荆棘，不偏不倚地刺进他思想的最深处，让他越发地无措，他觉得自己就是老鹰爪下的一只小鸡。

“车里有点冷，开暖气吗？”他避开她的问题，要缓一口气。

她怪异地看他一眼，点了火，开足暖气，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车子便风驰电掣，飞奔起来，汪如彪猛然失落，就像被人拉进游戏，却又被半途抛弃，心里孤零零的。夜景迅速后退，汪如彪奇怪地感觉像坐在跑道上的赛车里，自己的思维赶不上车子的速度，便只好身不由己，听天由命了。

她果然有点那女主角的劲头，他暗自想，这么说，自己像她身旁的那个素昧平生的小伙子？可他想不出如何能像那小伙子一样，为个女人赴汤蹈火：电影，毕竟是电影！

车子在茫茫夜色中奔驰，徐丽媛似乎轻车熟道，很快就将他送到了家门口。

说了声“谢谢”的他刚要下车，她丢出一句话：“谢吗？什么时候请我喝一杯？”那声音在俏皮中沾了点渴望，有如清晨草尖上的露珠，颤颤地闪着晶亮。

汪如彪下意识地“噢”了一声，弃门而逃，仓皇间有如过街的老鼠，胸口发热，脊背发凉，缩了脖子的模